



# 孔子并非生来自带光环

□李子华

我生活在农业大省湖南,在上大学前,虽有两年下乡知青的身份,但实则农场只待了一年,第二年便被家人召回复习赶考。农场的一年,还来不及给我展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、事关前途的招工招干等现实一面,倒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一种脱离父母管束、在广阔天地里沐浴大自然本来意义上的风花雪月的自由喜悦,以及知青和乡亲们友好温暖的一面。因此在大学期间,作为一个相对低龄的学生,我的人生阅历使我对哲学的思考远没有我的同学迫切,同时深受“文革”遗风的影响,我甚至也肤浅地认为,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,就是一种禁锢思想和言行自由的枷锁,是一种迂腐过时的学问。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,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,追赶当时的潮流,向往西方的先进和自由,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更感兴趣。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面对能源争夺、贸易摩擦、债务危机、环境污染、种族歧视和信仰冲突、意识形态对立等不断发生的全球性问题,各种主义和思潮泛起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进行批判性的反思。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进行解构的同时,更为棘手的是如何找到建构一种新的价值系统的资源。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,世界各地关注孔子和儒学的人越来越多。含有中庸之道、和合共生、天人合一等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,不仅影响了亚洲“四小龙”的崛起,也为中国重新踏上强国之路、为世界纷繁困扰的解决提供了极具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启示。在这种背景下,2010年倪培民先生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著Confucius—Making the Way Great,即英文版《孔子——人能弘道》(以下简称《孔子》)。

坦率地说,当我第一时间拿到英文版《孔子》一书时,我担心自己是否能读完它。因为首先我的英文水平还不足以让我以读英文原著为乐;其次我早已沦为非专业人士,从事着朝九晚六的行政机关工作,对哲学发展的当前趋势特别是国外的哲学现状不是十分了解;再者在深圳这样一座年轻、生活节奏很快的城市,人们确实很难有大块时间静坐下来阅读一本有关古人的书籍。但是,《孔子》一书的标题、目录很快就吸引了我,其引人入胜的内容更是将我相当长的一段业余时间全部掳去。此书不仅弥补了我对孔子和儒学方面知识的欠缺,而且书中这个既圣又凡的全新鲜活孔子及《论语》里的豁达睿智令我愉悦和深思。

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并非生来就带着伟人的光环。他一生坎坷,甚至有被迫杀的窘迫,有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的尴尬,有晚年丧子和丧失爱徒的撕心裂肺的悲恸。而在他身后被捧上圣坛的时代,却又是他的学说开始变味、开始蜕变为打开权贵之门的“敲门砖”的开始。在经历了最严厉的批判,被广泛认作为“影子”“游魂”和成为历史以后的今天,他又奇迹般地开始“复活”,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关注,像是一个未完待续的精彩故事,给人留下无限遐想。

作为开宗立教者的孔子面对混乱黑暗的世道,提出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在平凡的人生中开拓出神



《孔子——人能弘道》  
倪培民 著  
李子华 译  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圣性,在最普通日常的人际关系中将有限的人生拓展出永恒,显示出了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气魄和担当。他多次被打下神坛,但恰恰是他的“即凡而圣”的途径,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种既不依赖于对超验世界的盲目信仰,又超越个人、胸怀天下的宗教精神。

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从未设想建立一套哲学理论体系,但他建立了以人际的关爱(仁),而不是以个人理性选择和抽象思维为基础的主体性。在这种主体性里,立人与立己最终合而为一。他的“无适无莫,义之与比”和“中庸之道”将冷冰冰的道德责任变成了人生的艺术。他的个人观、尊严观、语言观等,处处显示出卓越的智慧和洞见,而且微妙地结合为一个具有强烈实践倾向的整体。

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绩,却奠定了后来被孟子称为“王道”的德政理论基础。其理想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和谐,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,差异是和谐的必要前提。此外,通过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孔子表明了君臣、父子之间不仅有权利,更重要的是有责任。要以道德、能力获得或维系权利,反之则不配拥有相应的权利。这些思想蕴含着对世袭制的革命性的否定。

作为教育家的孔子,“有教无类”,就像良医门前多病人一样,吸引了大批来自各阶层的学生。这种“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”的理念在今天都是难能可贵的。他所教授的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——“六艺”科目,也是今天素质教育的良好典范。他因材施教、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,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,虚心接受批评指正的态度,本身就是对后人心目中迂腐固执的腐儒形象的颠覆。

作为凡人的孔子,他绝不只是一个天天想着社稷江山、功名利禄的人。他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“游于艺”的生活状态。他欣赏弟子曾点的志向:暮春时节,穿上春服,携好友弟子,到沂河里戏戏水,在舞雩台上吹吹风,然后一路唱着歌儿回家。他享受锦衣美食、喜欢音乐和歌唱、有着古怪的衣食习惯。也会犯错误并且遭遇尴尬的局面。当然,孔子受时代的限制,还有观念的局限,甚至也似乎闹过绯闻——“子见南子”。但对他的所谓精英主义、男性至上等的指责,却常夹杂着批评者的偏见。

以上点点滴滴仅仅是一串雪泥鸿爪,要想更多地了解孔子,还得继续沿着这串爪印前去看个究竟。

(本文摘选自《孔子——人能弘道》译者的话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## 新书秀场

《崩盘: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》  
[英]亚当·图兹 著  
伍秋玉 译  
理想国 | 上海三联书店

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有精深研究的杰出历史学家,亚当·图兹采用全球视角,详细叙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及其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。他不仅从金融学的角度解释危机爆发的技术性原因,还花很大篇幅阐述危机对这十年来世界政治形态的塑造,呈现了丰富的原创性主题:经济发展的无序和债务流动的不稳定;单个国家和地区通过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关系、投资、政治和武力以无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,形成的不平衡关系;金融危机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;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;中国的崛起;围绕石油天然气等石化能源资源展开的争斗。

《忘记我》  
徐风 著  
译林出版社

出身江南望族的女子钱秀玲,在二战期间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,被誉为“中国的辛德勒”,比利时国王授予她“国家英雄”勋章。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寻这段尘封往事,遍访当事人后代、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,独家获取大量未为人知的故事细节,抢救挖掘被时光湮没的珍贵史料,以非虚构的笔法重返历史现场,还原一个时代的波诡云谲和一位女性的传奇人生。

《一个法国记者的大清帝国观察手记》  
[法]埃米尔·多朗·福尔格 著  
[法]奥古斯特·博尔热 绘  
袁俊生 译  
中国画报出版社

19世纪30年代,法国医生墨菲·德尔默来大清国游历,治好了广东巡抚林琛女儿的白内障,结交了这位高级官员,继而改名“平西”,跟随林琛游历中国。尽管本书作者埃米尔·多朗·福尔格并没有来过中国,这仅仅是一部想象的大清帝国游记,但作者通过研究来华传教士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、汉学家的著作,从中吸取精华,对大清帝国的风土人情描述细致,对政治经济剖析深刻,对文化宗教阐释全面,而且插画作者奥古斯特·博尔热1839年来到广州,逗留了10个月,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也有详尽的了解,因此这本书是一部全面记录晚期大清帝国的百科全书。

# 诗,就是心中的歌

□李啸闻

《心中的歌》是一部诗集,它是歌,也是诗。

作者张振江,戎马生涯几十年,坚守新闻宣传事业,骨子里浸透了在孔孟故土孕育的家国情怀。读他的诗集,能清晰地感到有三种气质在这里交汇——阳刚激越的军旅文化,敏锐多思的新闻触觉,融入厚重悠久的齐鲁底蕴,再赋以歌的婉转、诗的咏叹,在国家的宏大主题与个体的细腻刻画之间腾挪辗转,在新时代浪潮与历史的洪流之间切换汇聚。

它是歌,是真挚的流露,本能的深情,直抒的胸臆。

作者对脱贫攻坚的胜利以高歌,对伟大的抗疫精神以讴歌,为幸福美好的生活畅叙欢歌。他写《雪夜巡线》:“银线条条的胜



《心中的歌》  
张振江 著  
济南出版社

报平安,心头永远有支春天的歌在唱”;他写实现全面小康,就是“一个都不能少,一个都不能掉队”。人员要整整齐齐全覆盖,“就像一曲,铿锵激越的合唱”。最浓墨重彩的,还是为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写的《锤头镰刀的交响》,“面向党旗/我看到了/南湖航行的红船/遵义神圣的会场/雪山草地英雄的队伍/延安窑洞不眠的灯光……”你能听到他用嘶哑的喉咙歌唱,“面向党旗/我听到了/抗日救亡的号角/三大战役的炮响/渡江登岛的壮阔/抗美援朝的浩荡……”

但如果它只是歌,未免浅了。它更是诗。

我们在诗集里,同时看到了宏伟与平凡的说。里面有史诗的大时代。他写村口的小河,河滩的牧童,河面的雾霭,还有两岸飘香的瓜果,我们读出了一个淳朴而丰沃的中国。也见到了爷爷的家书,母亲的灶膛,父亲的铁脚板,战士的黑脊梁,读出了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深情的中国。诗集里嵌入了鲜活的小人物,他写一个在边关执勤的年轻战士,第一人称讲述,这个小战士把每次孤独的值

哨,都当做一场独自检阅大山的仪式,快人快语,活泼可爱:“边陲哨所/我主持隆重仪式/雾霭云海/我清点巍巍大山/一排队伍都是一道长城……”(摘自《我是值班员》)普通的个体,却让人难忘。

长诗则气韵绵长,小品则笔力简劲,而意象丰富,是诗作普遍的特点。作者善于纵横古今,捭阖长空,以强大的精神背景,调动穿梭时光、突破地理边界的写作能量。他写山西文水县苍儿会景区的崇山峻岭,开篇是东北“长白的青山”,东南“八闽的绿树”,中原“黄山的云雾”,转眼又挽了“三亚的清风,吹拂内蒙古的草木”,而“济南的泉水”,竟然“流淌在林芝的山谷”,接下来更有“古田的长廊、南疆的游牧、藏地的格桑花……”(摘自《苍儿会随想》)寥寥数笔,祖国版图上的东西南北中,就凝聚到了一起。还有一首叫《枪杆》的短诗,枪杆的竖立与横陈,本身就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意向:“竖起来/像一支笔/在祖国蓝天上/写一首平安的诗”“横下去/似一把琴/在神州大地上/奏一支幸福的曲”

作者曾经主动请缨,到渤海深处最艰苦的基层连队锻炼,他说,连队里有“富矿”、兵堆里有“题目”,所以他能把“中华”看做一本硕大的名册,“青春”是条装订线,“缝合起一个跑步的集体”。他能写出“四无岛里话理想,劈波斩浪练为战”的浪漫艰难,也能写出“九丈崖边盼波平,欢声笑语半月弯”的淳朴快乐。他说优秀传统文化、红色革命文化和英雄主义精神从来都不是空洞无物的存在,而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活生生的读本。他写新时代的“新”,是从传统文化的积淀里生长出来的意象,善于将古诗赋成新词,替古人演绎新说,将古事裁出新意。他写《动车颂》:“朝辞塞北雪花舞/夕见岭南草木葱/才捧东海浪花美/又抒大漠边关情。”寥寥四句,提炼的是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的景,是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的意,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气势,还有“大漠孤烟直”的形象。

作者了解作为军旅诗人该有的特质,在国与家奉献的特殊接壤点,也在生与死抉择的矛盾接合部,更需要具备观察和体悟人类命运的能力,拥有把握人生走向和趋势的大视野。在这位老兵的诗里,你能感觉到,他奋力地与国家乃至人类思想的发展同步前进,力求踏出先锋与引领的节奏。